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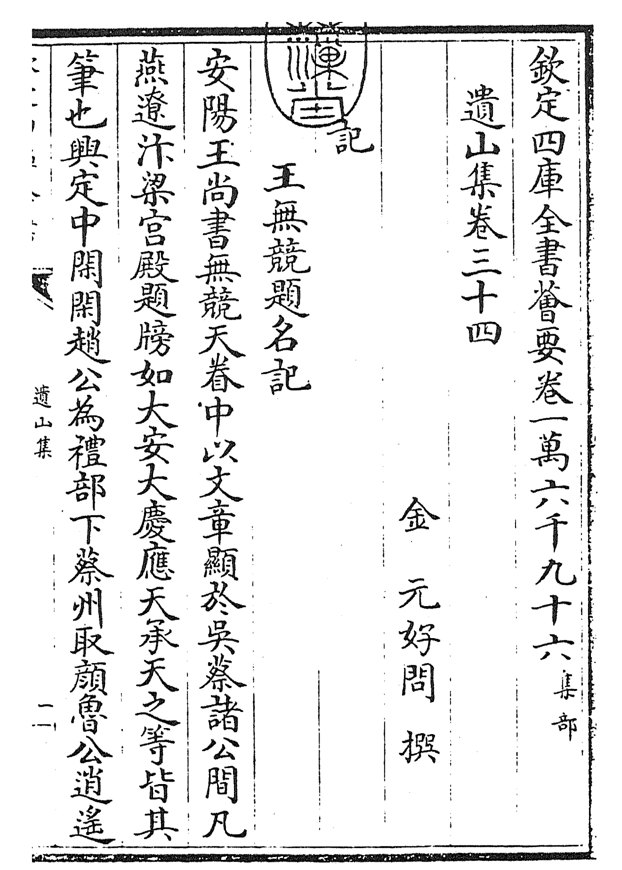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遺山集卷三十四 五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九十六 集部

遺山集卷三十四

金 元好問 撰

記

王無競題名記

安陽王尚書無競天眷中以文章顯於吳蔡諸公間凡燕遼汴梁宮殿題牓如大安大慶應天承天之等皆其筆也興定中閑閑趙公為禮部下蔡州取顔魯公逍遥

樓額入京師予因問公無競大字何如逍遥閑閑言字有真行大小之不一人鮮能兼之無競他書未必便過前人至于尋丈大字盤之筆勢如作小楷自當為古今第一殆天機所到非學能也乙巳秋予與梁辨疑李輔之武伯佐游崞山祠因得無競崞山神三字閻之伯佐南中王氏國初以好客名河東朱少章姚仲純滕秀穎趙光道宇文叔通皆游其門叔通後歴臺閣髙氏子姪名行中者不遠數千里走書幣求為其父濟叔晦叔基

碣銘殆無競以叔通故爲書之耶不然邊鄙荒陋時無貴仕者何以致此哉自明昌已後縣多名進士如劉洗馬子安樂少尹仲容胥莘公和之張大輿信之楊大參叔玉王監使正之皆嘗于祠下何獨無一言及無競此書使州里知之爲希代之寶在吾河東祠廟爲第一手耶予恐多故之際神筆寶墨有意外不測之變雖百悔不可及乃託好事者使刻之石以傳不朽八月十有一日新興元某題記

東平賈氏千秋録後記

東平賈氏自真定三祖始見譜諜始祖曰鎮州都督法曹諒再世為大理少卿瑾次為司封員外郎贈尚書右丞初次為給事中史館修撰中書舍人緯累贈尚書令太師魯國公葬獲鹿西北三十里之牛山翰林學士陶穀碑銘在焉次為左正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贈尚書左丞琰即給事中之第五子也次為殿中丞贈工部侍郎汾汾之昆弟六歲神童十六擢進士第叅知政事

致仕黄中次爲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昌齡弟魏國文元公判都省昌朝即工部汾之兄而著作郎贈太師汪之子也次爲宣奉大夫知饒州蕃蕃即太常昌齡之第三子而朝散大夫常之兄也常行第四左丞益謙出此房次爲光祿大夫知鄆州公直知饒州蕃之子范丞相希文之外孫致仕於鄆因而家焉次爲知滄州君文大觀中武舉第一人策問選將以仁智勇對其說累二千言次爲顯謨閣直學士尚書户部侍郎偉節嘗著

勸弟姪修進書與滄州君文皆鄆州公直之子也次為
都水内監使者洵滄州之長子宋末奏補金朝初出官
次為廕補贈明威將軍隸次為山東東路按察司知事
炤明昌五年經義進士嗜古學尚友嚴子陵陶淵明白
樂天邵堯夫號四友居士故詩有高風希四友古學守
三玄之句即今東平河倉提領起之父也自法曹而下
有言行文筆見於紀錄者魏國文元公戒子孫文二首
仁宗朝議裁減浮費文元建言將相戚里之家多占六

軍耗縣官衣糧而為私門奴隸在京不啻數千人浮費
可減孰此為急朝議是之仁宗朝戚里之家兄弟補邊
多不聽許仁宗以語文元文元對曰母后之家自昔固
多蒙恩今陛下重惜爵賞不肯輕授非惟示天下以
公抑亦保全外家之福也太平興國寺災文元以易
春秋進戒因言近歲屢災寺觀天意蓋有所在可勿
繕治以稱陛下畏天威重民力之意上從之康定間劉
平為元昊所得邊吏告以降敵議收其族文元時為御

史建言漢殺李陵母妻陵不能歸而漢有後悔真宗撫王繼忠家而其後竟賴其力事固未可知今收其族恐貽後日之悔上從其言而止慶歷四年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文元言自古將帥被執而歸多貰其死上從之都水君知邛州州新去湯火殺僇之餘盡為俘虜故州有戶曹而無籍民君建白都統府願出金帛贖生口由臧獲而良者凡七百三十餘人州有籍民始於此皇統中改陝西轉運使適歲饑民無所於糴君拜章乞

賑貸未報而民益急君輒開倉捄餓者坐專擅奪四官降刺石州既而改内監督燕都十三門之役郡衆聚居病疫所起君出己俸市醫藥有物故者又爲買棺以葬之某不敏常被省檄登左丞公之門公嘗由諫議大夫出刺寧化不半歲政成州人爲立生祠祠喪亂後故在也大安初知河中有旨宣諭河東南北百姓艱食而絳解尤甚朕以卿朝廷舊臣夙著德望可兼南北路安撫勾當朕以便宜許之公至鎮移他州餘粟以活飢民汾

晉受兵游騎已及晉安公命老幼婦女乘城悉兵東下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游騎為之宵遁晉安獻牛酒犒師而還官吏請曰吾州兵力單寡自救不暇公乃往援晉安設吾州有警何以備之公笑曰君未之思耳吾救晉安所以守河中正大初公致政閒居鄭下哀宗即位史官乞因宣宗實錄遂及衛紹王初虎賊弑逆乃立宣宗宣宗之入至謂衛王失道天命絶之虎無罪且于主上有推戴之功獨張左相信甫言虎賊大逆不道當用宋

文帝誅傅亮謝晦故事章奏不報爾後舉朝以大安
崇慶為諱及是朝議謂公大安中叅知政事宜知衛王
事乃遣編修官一人就訪之公知其旨謂某言我聞
海陵被弑大定三十年禁近能暴海陵蟄惡者得美仕
史臣因誣其淫毒驁狠遺笑無窮自今觀之百可一信
耶衛王勤儉重惜名器較其行事中材不能及者多矣
吾知此而已設欲飾吾言以實其罪吾亦何惜餘年朝
論偉之某初及公門三往而後見及見頗賜顏色問及

時事輒一二言之若有當於公之心者公移坐就之以至接膝留連二十許日某獻詩云黄閣歸來屐舄輕天將五福畀康寧四朝人物推耆舊萬古清風在典刑鄭圃亦能知有道漢庭久欲訪遺經帝城百里瞻依近長傍弧南侯極星公答云見説才名自妙年多慙政府舊妨賢物華天寶無今古鳳閣鑾臺軌後先鄭圃道尊何敢望漢庭書在子當傳莫言老眼昏花濁及見風鵬上九天公又勅諸子昬卿臺掾翔卿閤門凡其

京師用物月為供給之其曲相奬借如此某北渡後獲
從公從孫河倉提領起游起字顯之少日為名進士資
稟信厚生長見聞藹然有名門之舊仕東平行臺歷平
陰簿提領堂邑歲課提點河倉惠養疲民歡謠載路某
嘗以三口號紀之云今年堂邑有清官三尺兒童也喜
歡縣帖追來不驚擾丁絲納去得餘殘休言清慎少人
知三十年來吏數誰今代取魚須竭網東州新有放生
池三歲終更舊有期吏民安習枉遷移平陰奪得來堂

邑却是行臺未盡知壬子冬十月自真定來東原顯之以此本見示且徵後記某以賈宗名德相望奕葉公輔宋以來文士極口稱道如蔡内翰君謨王臨川學易劉先生之哀挽屏山李君之純故人外傳過賈侯故居及上賈明府求易説等二詩具在尚何待不腆之文雖然某以晚進小生辱大賢特達之遇且於顯之有通家之舊使公家名德懿範不白于後世槩之門生故吏之義不亦甚闕乎謹述家傳所未載者三數條如右冬至日

河東人元某斂衽書

校笠澤䕺書後記

右䕺書子家舊有二本一本是唐人竹紙畨複寫元光閒應辭科時買於相國寺販肆中宋人曾校定塗抹稠疊殆不可讀此本得于閤内翰子秀家比唐本有春寒賦拾遺詩天隨子傳而無顏蕘後引其閒脫遺有至數十字者二本相訂正乃爲完書向在内鄉信之仲經嘗約予合二本爲一因循至今葢八年而後卒業然所費

日力纔一旦暮耳嗚呼學之不自力如此哉惜一日之功為積年之負不獨此一事也此學之所以不至歟按龜蒙詩文如叢書與松陵集予俱曾熟讀龜蒙高士也學既博贍而才亦峻潔故其成就卓然為一家然識者尚恨其多憤激之辭而少敦厚之義若自憐賦江湖散人歌之類不可一二數標置太高分別太甚鏤刻太苦譏罵太過唯其無所遇合至窮悴無聊賴以死故鬱鬱之氣不能自掩推是道也使之有君有民有政有位不

面折庭爭埋輪叩馬則奮鬚髯抵几以枉後患文從事矣何中和之治之望哉宋儒謂唐人工扵文章而昧于聞道其大較然非獨一鼃黽也至其自述云少攻歌詩欲與造物者爭柄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陵轢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陣敵卒之造平淡而後已者信亦無媿云甲午四月二十有一日書于聊城寓居之西牕

畫記二

朱繇三官

天官冠服具大人相神思淵默憑几而坐二天女侍雙鳳扶輦輦有輪月輪在上獨畫桂樹而已左右官抱文書而立武衛負劍夾侍貌比從官有威武之狀二天女持杖侍雙鳳之前

地官王者服顏面威重乘白馬隊仗在山林間大怪樹之下兩力士提馬銜施絳繖兩團扇障之扇前一衛士輕行一皂衣使者前導右一武士執鉞左一功曹挾書從官騎虎從後一介冑胯弓刀一功曹抱案牘拱揖於

重崖之下一鬼卒横刀而拜三人皆不見其面獨鬼卒肘間露一目耳一樹魅赤體倒拔一樹根見而未出也水官亦王者服面目嚴毅鬚髯長磔又非地官之比乘班龍在海濤雲氣中一力士以鐵繩挽龍怒目迴視如捉一馬然龍不能神矣一女童前導一使者恭揖白事鬼卒獰惡殊甚肉袒髮上指颷大錦旗洎一力士負劍者掖龍而行一掾史挾簿書騎犀牛從水府大門出一力士於大樹下昂面視水官不見其額珊瑚大珠浮行

水面旋轉如活犀牛甫出水府雲氣隨之真天下之絶藝也

張萱四景宫女

一轉角亭欗欄楹檻渥丹為飾緑琉璃塼為地女學士三皆素錦帕首南向者緑衣紅裳隠几而坐一手拄頰凝然有所思其一東坐素衣紅裳按筆作字西坐者紅衣素裳袖手凭几昂面諦想如作文而未就者亭後來禽盛開一内人不裹頭倚欄仰看凡裳者皆有雙帶下

垂幾與裳等但色別於裳耳亭左湖石右木芍藥一素衣紅裳人剪花一人捧盤承之一人得花綏步回首按錦帕插之髻鬟之後此下一人錦帕首淡黄錦衣紅裙袖手而坐並坐者吹笙左二人彈箏合曲右一人黄帽如重戴而無璭水不知何物背面吹笙乃知錦帕有二帶繫之髻鬟之後一小鬟前立按拍一女童舞一七八歲白錦衣女戲指於舞童之後吹笙者紅衣素裳箏色笛色板色素衣紅裙已上為一幅

一湖石芭蕉竹樹紫薇花繁盛花下二女憑檻仰看團花藍紗映生衣紅纈為裙並立者白花籠紅綃中單三人環氷盤坐一紅衣者顧憑檻看花者二白衣相對女侍二一挈秘壺一捧茗器四人臨池觀芙蕖鷄鵝一坐砌上一女童欲掬水弄探便面者十一人便面皆以青綠為之琵琶一笙一簫笛三板一聚之桉工二籐杌在旁為一幅

一大桐樹下有井井有銀床樹下落葉四五一内人冠

髻著淡黄半臂金紅衣青花綾裙坐方牀牀加褥而無
裙一擣練杵倚牀下一女使植杵立牀前二女使對立
擣練練有花今之文綾也畫譜謂萱取金井梧桐秋葉
黄之句為圖名長門怨者殆謂此耶芭蕉葉徼變不為
無意樹下一内人花錦冠綠指褡紅繡為裙坐方牀繒
平錦褍箱一女使展紅襭托量之比下秋芙蓉褍漿湖
石旁一女童持扇熾炭備熨帛之用二内人坐大方牀
一戴花冠正面九分紅繡窄衣藍半臂桃花裙雙紅帶

下垂尤顯然一膝跂牀角以就縫衣之便一桃花錦窄衣綠繡襜裁秀緞二女使掙素衣女使及一内人平熨之一女童白錦衣低首熨帛之下以爲戲中二人雙綬帶胸腹間繫之亦有不與裙齊者此上爲一幅

一大堂界畫細整脊獸獰惡與今時特異積雪盈瓦溝山茶盛開高出簷際堂錦亦渥丹而楹桷間有青綠錯雜之堂下湖石一樹立湖石旁其枝柯蒼紫崴也堂上垂簾二内人坐中楹花帽羃首衣袖寛博鉤簾而坐如

有所待然女使五人二在簾楹間一抱孩子孩子花帽綠錦衣女使抱之褰簾入堂中真態宛然二捧湯液器一尊四内人外階衣著青紅各異三人所戴如今人蠻笠而有瑇瑁班不知何物為之一内人擁花帽與前所畫同一女使從後砌下池水凍結枯蒲匝其中凍鴨並卧有意外荒寒之趣已上為一幅人物每幅十四共五十六人

濟南行記

予兒時從先隴城府君官掖縣嘗過濟南然但能憶其大城府而已長大來聞人談此州風物之美游觀之富每以不得一遊為恨歲乙未秋七月予來河朔者三年矣始以故人李君輔之之故而得一至焉因次第二十日間所遊歴為行記一篇傳之好事者初至齊河約杜仲梁俱東並道諸山南與太山接是日以陰晦不克見至濟南輔之與同官權國器置酒歴下亭故基此亭在府宅之後自周齊以來有之旁近有亭曰環波鵲山

北渚嵐漪水香水西凝波狎鷗臺與橋同曰百花芙蓉堂曰靜化軒曰名士水西亭之下湖曰大明其源出於舜泉其大占城府三之一秋荷方盛紅緑如繡令人渺然有吳兒洲渚之想大槩承平時濟南樓觀天下莫與爲比喪亂二十年唯有荆榛瓦礫而已正如南都隆德故宫顛圮百年澗谿草樹有荒寒古澹之趣雖髙甍畫棟無復其舊而天巧具在不待外飾而後奇也凡北渚亭所見西北孤峯五曰匡山齊河路出其下世傳李白

嘗讀書於此曰粟山曰欒山以陽起石得名曰鵲山山之民有云每歲七八月烏鵲羣集其上亦有一山皆曰鵲時此山之所以得名歟曰華不注太白詩云昔歲游歷下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青翠如芙蓉此真華峯寫照詩也大明湖由北水門出與濟水合瀰漫無際遥望此山如在水中蓋歷下城絶勝處也華峰之東有臥牛山正東百五十里鄒平之南有長白山范文正公學舍在焉故又謂之黌堂嶺東十里有南北兩妙山兩山

之間有閔子騫墓西南大佛頭嶺下有寺千佛山之西有函山長二十里所山有九十谷太山之北麓也太山去城百里而近特為函山所碍天晴登北渚則隱隱見之歷山去城四五里許山有碑云其山脩廣出材不匱今但兀然一丘耳西南少斷有蠟山由南山而東則連亘千里與海山通矣爆流泉在城之西南泉濼水源也山水滙於渴馬崖洑而不流近城出而為此泉好事者曾以穀糠驗之信然往時漫流纔沒脛故泉上湧高三

尺許今漫流爲草木所壅深及尋丈故泉出水面纔二

三寸而已近世有太守改泉名檻泉又立檻泉坊取詩

義而言然土人呼爆流如故爆流字又作趵突曾南豐

云然金線泉有紋若金線夷猶池面泉今爲靈泉庵道

士高生妙琴事人目爲琴高留予宿者再進士解飛卿

好賢樂善款曲周密從予游者凡十許日少日曾見所

謂金線者尚書安文國寶亦云以竹竿約水使不流尚

或見之予與解裴回泉上者三四日然竟不見也杜康

泉今湮沒土人能指其處泉在舜祠西廡下云杜康曾以此泉釀酒有取江中泠水與之較者中泠每升重二十四銖此泉減中泠一銖以之瀹茗不減陸羽所第諸水云舜井二有歐公詩大字石刻甘露園紀歷下泉云夫濟遠矣初出河東王屋曰沇水注泰澤潛行地中復出共山始曰濟故禹書曰道沇水東之逾温逾墳城入於河溢於滎泆於曹濮之間乃出于陶丘北會於汶過歷下濼水之北遂東流且濟之為瀆與江淮河等大而

均尊獨濟水所行道障於太行限於大河終能獨逹於海不然則無以謂之瀆矣江淮河行地上水性之常者也濟或洑於地中水性之變者也予愛其論水之變與常有當於予心者故并錄之珍珠泉今爲張舍人園亭二十年前吾希顏兄嘗有詩至泉上則知詩爲工矣凡濟南名泉七十有二爆流爲上金線次之珍珠又次之若玉環金虎黒虎柳絮皇華無憂洗鉢及水晶簟非不佳然亦不能與三泉侔矣此游至爆流者六七宿靈

泉庵者三汎大明湖者再遂東入水柵柵之水名繡江發源長白山下周圍三四十里府衆佐張子鈞張飛卿觴予繡江亭漾舟荷花中十餘里樂府皆京國之舊劇談豪飲抵暮乃罷留五日而還道出王舍人莊道旁一石刻云隋開皇丙午十二月鉛珍墓誌珍巴郡武昌人學通三家優游田里以壽卒誌文鄙陋字以巴為巳葢周隋以來俗書傳習之弊其云葬峊山之西者知西南小丘為峊山也以歲計之隋開皇六年丙午至今甲午

碑石出壙中葢十周天餘一大衍數也道南有仁宗時侍從龍圖張侍郎揆讀書堂讀書堂三字東坡所書并范純粹律詩俱有石刻揆字叔文自題仕宦之後每以王事至某家則必會鄉鄰甥姪盡醉極歡而罷各以歲月為識叔文有文譽仕亦達然以榮利之故終身至其家三而巳名宦之役人如此可為一嘆也至濟南又留二日汎大明待杜子不至明日行齊河道中小雨後太山峯嶺歴歴可數兩旁小山間見層出雲烟出没顧揖

不暇恨無佳句爲摹寫之耳前後所得詩凡十五首幷諸公唱酬附於左

東游畧記

丙申三月二十有一日冠氏趙侯將會行臺公于泰安侯以予宿尚游觀拉之偕行凡三十日往復千里而在鞍馬者八日故所歷不能從容然亦愈于未嘗至焉者因畧記之以備遺忘郭巨廟在長清西南四十里所路傍小山之上齊武平中齊州胡僕射所造石室在焉所

刻人物舟車馬象三壁皆濡衣冠之制絶與今世不同有如沈存中所記幞頭但不展脚耳西壁外胡僕射刻頌規制如磨崖狀字作隸書文齊梁體而不若佳後題云居士慧朗侍從至朗能草隸書世謂朗公書者是也予意此頌必朗公所書故題字云然又有開元二十一年題字并長清尉李阜祭文隔馬祠在長清馬山之南距縣八九十里所大觀三年東平陳彥元廟記云盧城杷澗中得唐中和二年義昌軍節度押衙國子祭酒兼

御史大夫李公瞻作廟縣中時石刻載齊師為晉所敗
殺馬隘道晉師不得過謂以是得名字當為格而今為
隔馬疑與左氏不合又謂里俗相傳景德中契丹冦兖
鄆山之神陰隲戎馬使不得南以是得名以予觀之古
今祠廟不能考其所從來而妄為立名號者多矣殺馬
隘道神何預焉而祠之至於陰隲戎馬則又齊東野人
語也記又云知縣事晁端肅禱雨而應將以封爵請於
朝今牓云豐施侯廟者豈端肅遂得所請耶靈岩寺亦

長清東南百里所寺旁近有山曰雞鳴曰明孔寺後有方山泉曰雙鶴曰錫杖寺先有宋日御書今亡矣絶景亭在方山之下絶類嵩山法王党承旨世傑寺記云寺本希有如來出世道場後魏正光初梵僧法定撥土立之定之來青蛇導前雙虎負經景德中賜今名予按大觀中石橋記云寺是正光初重建然則党承旨亦未嘗徧考耶梁縣香山寺記説寺初建時一胡僧自西域來云此地山川甚似彼方香山今人遂謂梁縣香山真是

大悲化現之所予意前所云希有道場者豈亦此類者
抑党有所據而言也寺壁石刻甚多有張掞叔文蘇轍
子由吳栻顧道詩餘人不能悉記太山舊說高四十三
里今云四十五里又有言二十五里者出州北門經水
簾馬棚迴馬嶺御帳護駕泉而上遂登天門岳頂四峯
曰秦觀日觀越觀周觀秦觀有封禪壇壇之下有秦李
斯唐宋磨崖太史公謂太山鷄一鳴日出三丈而予登
日觀平明見日出疑是太史公夸辭問之州人云嘗有

抱鷄宿山上者鷄鳴而日始出蓋岱宗高出天半昏曉與平地異故山上平明而四十里之下纔昧爽間耳此語似亦有理故録之岳祠在城中大定十九年被焚二十一年新廟成又三十年毁於貞祐之兵今惟客省及誠享殿在耳此殿是貯御香及御署祝版之所四周有岱岳青帝乾元升元四觀青帝觀有唐大中歲金龍石刻大聖祖無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之號見於此岱岳觀有漢栢柯葉甚茂東有嵓嵓亭山水自溪磵而

下就兩崖爲壁如香山石樓上以亭壓之北望天門屹
然如立屛而濁流出几席之下眞太山絶勝處也州門
南道左有宋封祀壇合祀五方帝及九宮貴神壇壇南
有碑碑陰載獻官姓名駙馬都尉二人攝司徒司空充
罴帝青帝獻官九宮貴神合祀官右諫議大夫种放其
餘知名如魏庠輩又三四人近城有眞宗御製御書幷
篆登太山謝天書述二聖功德銘碑石堅整若三山𡸣
風然道右有宋封禪朝覲壇壇亦有頌壇西南四五里

所有蒿里山山坡陀地中如大冢墓石壇在其上宋禪杜首碑在山下祠中宋以大中祥符元年十月二十七日封太山碑刻皆王欽若陳堯叟錢惟演楊億譔述然字畫多剝落不能完讀矣太山上書院元是周朴所居宋太山孫先生明復居之州學有魯兩先生祠堂党承旨作記兩先生者明復與徂徠先生石守道也龍泉寺在平陰東南四十里齊天統中建下寺有石刻劉豫阜昌三年皇子皇弟符改甲乙院亦有碑又阜昌中題名最

多佛像古雅皆數百年物上方大佛與龍泉觀音非晚唐人不能造也此行游太山者五日靈岩龍泉皆一宿而去得詩凡十首云

兩山行記

甲辰夏五月八日予以事當至崞縣初約定襄李之和偕往適幕府從事宣德劉恵之平陽李幹臣還軍官山過吾州遂與同行是日行八十里野宿天涯山前明旦入縣劉李别去予獨游神清觀舊聞行臺員外廣寧王

純甫棄官學道築環堵而居甚欲見之乃屬其徒潞人和志种道姓名純甫聞予來欣然出迎予謂先生方晏坐不肖之來將無妨静業乎曰習静固道人事然亦有不應静時因相與大笑已而之和至同郡莊煉師通玄時住此縣之天慶觀擕酒見過乃聚話於西齋純甫先隱前高子問前高景趣比鴈門鳳凰山為何如純甫言前高去此五十里而近君能一游到則當自知之予竊自念言先東岩君生平愛鳳山然竟不一到故詩有鳳

凰聞說似天壇北去南來馬上看想得松聲淵嵓谷秋風無際海波寒之句于二十許時自燕都試乃與客登南樓亡友蘇莘老閻德潤張九成王仲容輩說山中道人所居有松風軒層簷高棟半出空際長松淵澗谷如雲幢烟葢植立欄楯之下山空夜寂石上聞墜露聲使人耿耿不寐曩時聞此固嘗以不一游爲恨矣北渡又十年每過鴈門壽寧武尊師子和圓果慶上人鍾秀李文必以此山爲言是則夙志爲不可負而前髙之游當

次第及之也即日與純甫之和並山而東出鴈門之南夜宿王仲章道正瑞雲庵庵在鳳山之麓山中來儀觀仲章主之道士孫守正年八十童丱入道其家為此觀黄冠者至渠十五世矣亂後無圖志可考山之故事多從此翁得之十一日仲章步送入山由真人谷行夾道雜花盛開水聲激激自澗壑而下且行且止不知登頓之為勞也半山一峯為釣魚臺其上為十八盤為青龍嶺為風門由風門而下繞佩劍峰之右為來儀觀觀在

山腹峯迴路轉臺殿突起雲林悄然别有天地信靈境之絶異也觀有天寳四載石記是道學士董思珍所造思珍殆學究之粗能秉筆者耳文鄙而義隱讀之或不能句故雖鄉人少有知來儀之始末者予爲之反復數過始見崖畧蓋後魏太武嘗都於此師事寇謙之授秘籙自崧高迎謙之來居此山時有鳳凰見太武爲立觀且以鳳凰名之觀歴周隋至唐而廢真人谷本以謙之爲言而訛爲質兒鳳游池以鳳凰來游爲言亦轉而爲

伏牛開元初北岳先生諫議胡山隱案圖誌求故實嘗

為辨之天寶元載敕天下玄元廟有頽毀者在所長官

量事脩建又古今得道昇仙之地代遠跡存者皆虔加

禮醮此山應焉北京居士高談幽辟轂煉師高敬臣乃

共補葺之碑文刻云天寶五載改鳳凰山為嘉瑞山八

載置天長觀葢唐以玄元為祖天長者以肖祚而言之

也觀度道士七人高悟真董參玄馮通玄朱自然孫冷

然餘二人石闕供養童子尉遲如玉朱自然姓字下別

刻云自然以天寶十三年七月十五日昇天其日未時至京陳謝唐天子天子異焉敕中使覆勘如王以後十日亦上昇孫守真言朱仙翁上昇事觀曾有勑書碑唐以後薦經喪亂焚毀略盡獨董記僅存耳來儀觀額政和七年九月兵馬鈐轄知代州王機建權發遣河東沿邊安撫司公事王詢書觀之東有養虎峰飲虎及五斗二泉南有天柱峯峯之南有神山與五臺境接西南有玉案峯西北有煉丹峯洗藥池次有玉女峯峯南有會

仙峯傍有五漫樹北有王母池佩劒峯有白虎池谷中有水簾朱砂白雲三洞青龍嶺旁有桃花洞觀北少西有洗漫池漫與參同又名青龍池門之下有鳳游池中殿曰太霄太霄前石壇上有大松名昇仙樹門右有松高與壇樹等名望仙佩劒之下有燒藥爐疊石故在白虎池之下有鳳栖樹立石為識凡洗漫望仙昇仙藥竈悉朱自然遺跡也自餘葛洪煉丹爐孫真人養虎峯四子峯有莊列亢倉文子祠土人便謂向上諸人皆嘗隱於

此殆齊東語也予恐識者或并其可信者而疑之故不
錄守真又言神仙劉海蟾以天聖九年游歷名山所至
並有留跡代州壽寧有詩十韻云醉走白驢來倒提銅
尾秉引箇碧眼奴擔著獨壺瓈自言秦世事家住葛洪
井不讀黃庭經豈燒龍虎鼎獨立都市中不受俗人請
欲攜霹靂琴去上芙蓉頂吳牛買十角溪田耕半頃種
秫釀白醪便是仙家景醉卧古松陰閑立白雲嶺要去
即便去直入秋霞影仍自寫真其旁撮篆書龜鶴齊壽

四字題云廣寧閑民劉操書此詩宋白皐子西曾次韻子西於詩號為專門極力追之曾不能彷彿仙材凡筆固自不同世俗所傳劉翁入道詩所謂予因太歲生燕地十六早登科甲第者吾知翁碧眼奴亦當羞道之矣今全真家推翁為祖翁之姓名鄉里且不能知況其道乎是又可為一嘆也來儀亦自寫真飛白清安福壽四字所畫五星惟土宿獨存已上皆在太霄殿外壁土宿閑目倚一牆坐下一牛四字清安在東福壽在西説者

以為心清而安則福壽從之翁此書不為無意也寫真在西南一幅巾黄衣右肩挑酒瓢左肩提布囊破處綻補之氣韻古贍望之知為有道者年歳既久將就湮滅惜無名手為臨摹之耳守真住山五十年不省有為猛獸毒螯所傷害者山中靈異甚多佩劍峰劍聲錚然陰晦中時有光怪照山谷皆明静夜或聞音樂雜作琴筑箏笛歴歴可辨仙犬時吠今年上元村落來燒燈者及聞之之和持莊煉師所餉酒來約月中飲之是晚雷雨

大作遂不果山氣蒸鬱可喜可愕雨從林際來謖謖有聲雲烟草樹濃澹覆露不雨時頃而極陰晴晦明之變夜參半星月清潤中庭散步森然魄動惜清景之不可久留也之和賦詩予亦漫作樂府一首欲為純甫醉後歌之明日期城中諸公不至留題殿壁而去下山宿孫張道院又明日為前高之游

毛氏宗支石記

毛氏上世出於汝州遷耀州之三原三原迄今有毛氏

村其後又遷徐州房從中有留之大名者今大名機察
房是巳本房既來彭城遂爲彭城人祖諱珍自宋日雄
於財有十萬毛氏之號生一子諱允金朝初允以户計
推擇爲吏一郡以吏能稱之生子曰矩曰矰矩字仲方
承安元年由州掾屬保隨朝吏員試秋場中甲首二年
補吏部覃科令史轉貼黄科房長太和二年考滿授忠
勇校尉博州防禦判官四年改永豐庫使六年轉遼陽
縣丞吏民畏愛有廉能之譽大安二年用宰相薦特授

桓州軍事判官三年北兵攻桓州刺史以力不支議降
公不從城陷自縊于軍資庫壽五十八崇慶元年以歿
身王事贈宣武將軍同知桓州軍州事誥敕有篤堅忠
節之語先娶靳氏生子一人曰端卿女一人嫁闞中孌
君玉名宦甚顯再娶鄭氏同歿于桓州熷不仕生二子
曰傑曰翼兵亂不知所終端卿字飛卿少日有志節宣
武欲廕以官不就去學進士自父祖以廉介自持家甚
貧年二十餘負書來濟南從名士劉蟠于章丘備歷艱

苦蜡知其有成傾意教之初試東平中經義解魁再試益都第五遂登泰和三年進士第調崞縣簿摧折豪右姦民斂手官委排比户計貧富適當甚有遺愛貞祐三年入為尚書省令史雒陽多流亡當官者不善撫治君以風力選注河南府録事判官果以政績聞召為户部勾當官復用薦書授同提舉南京路榷貨兼户部員外郎馳驛襄葉值監察御史以私忿被誣時宣宗用法急凡臺察被推例皆誣伏下降外路七品借鄭州司候再

調孟津縣丞竟以寃憤感疾終于官下壽六十官至少中大夫娶同郡秦氏生一子曰思遹再娶遼陽高氏西京路轉運使曼卿之女生女三人思遹以廕再仕酒官娶孟氏生二子一女曰從曰復女尚幼維毛氏祖考積累如此躬不受祉後當有興者子孫其永念之

尚藥吳辨夫壽冢記

丁巳秋七月予將西歸尚藥吳辨夫有請曰思問不佞侍先生湯液有年矣日者不自揆度輙預作冢墓以寄

終焉之志而州里不經見頗有言敢質之先生以袪二三之惑余謂辯夫言古有之裸葬何必惡人當解其表死生之際非我所敢知亦自毋庸知試以常理為之說夫形器之域古今同盡至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三者於人道為極致無以加矣然亦有能出形器之外壯而不老老而不死者乎生死之在人萬世更相送猶夜之必旦寒之必暑雖甚愚無知亦知其必至世乃有烹金煉石合駐景之劑銜刀被髪為厭勝之術戀

嫪殘喘僥倖萬一甚者至聞凶禍滅亡之語必向之而唾可不大哀耶唐高士司空表聖自作冢棺時或引客坐壙中飲酒賦詩裴回終日客或難之表聖笑曰君何不廣死生一致吾寧暫游此中哉此語載之史策作範來裔其視漢魯相孔耽之神祠趙岐之墓石晉陶徵士之自祭唐王無功杜牧之墓銘宋米元章坐棺木黄堂上表聖之言尤爲殷重吾意子顧業方伎頻值喪亂閱世變也熟超然遠覽闇與古合悠悠者何足恤哉辨夫

再拜曰願終教之乃爲作壽冢記吳氏世爲東平人祖
璋字文寶金朝初用良家子推擇爲吏仕爲郡功曹以
廉平見稱考子昭字進叔讀書知義理資稟靜默容服
修潔閭里或旬月不見其面與党承旨世傑同研席試
本道常取解魁今賈文顯之及見之道其性行如此辨
夫童丱失怙恃年十七尚醫王繼先以子妻之憫其惸
獨幷小弱弟思義養於家而教之貞祐初南渡河以婦
翁醫術精博之故被令旨收充侍藥局樂童東宮即大位

用隨龍恩澤掌藥太醫院尋被旨充皇太后醫正局掌藥眾官懷遠大將軍汴梁下北歸復以婦翁舊業行總府署醫工都管勾婦翁無子年八十以壽終辨夫篤於卵翼之報喪祭稚紀皆無悔焉中年後欲置冡事不問乃為其弟姪殖產畀兒女婚娶最後營此冡以某年月成而余以某年月日記辨夫時年六十八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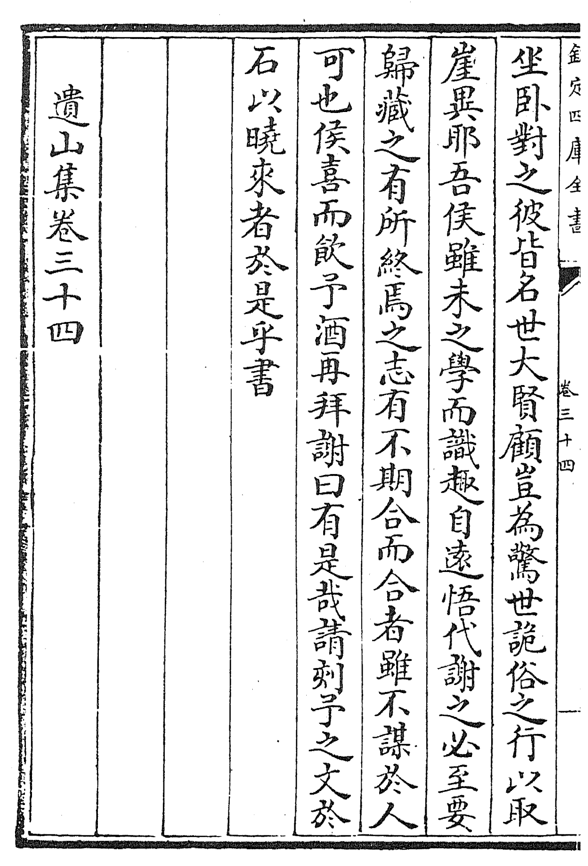
樊侯壽冡記

知郡定襄樊侯天勝以武功積官服民政者垂二十年

思所以昭積厚於祖考侈寵榮於鄉國今年冬十月修治先塋列松檟樹碑表以吉日壬辰合祭三世牲幣來助者傾動州里諸侯之禮備而孝子之情盡且欲作壽冢以為他日迎神之地謀於葬家師鄉之父兄皆以為往在丙戌之春吾侯方從征淮海常山軍取太原及吾州行省大帥怒其二三聚境中之民而守之將盡戮而後已吾侯奉郡王命至自益都以吾民被脅之故不當妄有屠滅者愬於帥辭旨哀切有足感動且自與山軍

鬬轉戰逐北不旬日而東山平帥知侯之忠即日并所守者縱遣之又三年常山復取平定盂五臺阜平軍東山先鋒大帥已蔡州民三十餘聚落且命侯入滹沱原侯設方畧鬬山軍擣其巢穴殺獲甚衆主帥知侯無他則引兵去州之民再被更生之賜皆從吾侯得之侯之福祿如川之方增何遽以身後為計乎又謀於州之士僕僣為侯言生而養死而葬中國之大政而聖人之中道自佛老家之說勝誕者遂以形骸為外物天地為棺

擲日月爲含檖甚者至有狐狸亦可螻蟻亦可之説雖
畚鍤後遂以曠達自名者猶見笑於大方之家雖然彼
自有方内外之辨矣吾處方之内聖人之中道舍而不
由尚何從乎漢以來太宗指走霸陵道武帝治茂陵五
十年至尊且不以陵寢爲諱况其下者乎漢相孔耽髙
士趙岐吳人范慎皆作壽冢唐司空表聖預作冢墓圖
先賢其中時往酻飲人有難之者表聖曰吾寧暫游此
中耶米元章知淮陽自赴死期作棺櫬置黄堂上飲食



坐卧對之彼皆名世大賢顧豈為驚世詭俗之行以取崖異耶吾侯雖未之學而識趣自遠悟代謝之必至要歸藏之有所終焉之志有不期合而合者雖不謀於人可也侯喜而飲予酒再拜謝曰有是哉請刻子之文於石以曉來者於是乎書

遺山集卷三十四

遺山集卷三十五

金 元好問 撰

記

威德院功德記

并州唐以來圖經所載佛塔廟處眎他郡為尤多宣政之季廢于兵者凡十之七曾不百年瓦礫之場金碧相望初若未嘗毀者浮屠氏之力為可見矣威德院在晉

陽白馬川之清寧社治平二年賜名國朝皇統初里者老殷元命梵嚴寺僧善信及其徒真果主之寺之廢久矣柱礎之外無復餘物真稍葺堂屋以居大定中真之徒明玘嗣院事頗以寺基迫隘為嫌行視寺後平崖其上可剗治乃乞地于韓順家而得之凡役工五千有奇而寺加廣實倡于韓厚而僧因為之勤也玘初刺華嚴經本數年迨是而成因大作水陸以新經千部施且燒二指為供誠意堅苦為人感動韓厚者與其屬吏為起

東西堂繪像備焉寺外直汾流爲木石橋以便往來然後寺事成𢀖爲予言如此且彊予記之𢀖今老矣予嘗見其持律嚴入理深護念所業如捍頭目盖人有不可及者每竊嘆焉浮屠氏之入中國千百年其間纔廢而漸興稍微而更熾者豈無由而然天下凡幾寺寺凡幾僧以鄉觀鄉未必皆超然可以爲人天師也唯其生死一節彊不可奪小大一志牢不可破故無幽而不窮無高而不登無堅而不攻雖時有齟齬要其終則莫不沛

然如端流之破隄防一放而莫之禦也道則異術也教則異習也梯空接虛入神出天與吾姬孔氏至列爲三家儒衣冠之子孫有奔走而從之者況乎誘庸俗而役之以爲區區之塔廟豈不謦欬嚬呻之頃而得之噫使吾聖人之門有若信若果若因若把者旦旦如是世世又如是就不能推明大道卓如日月之明至於一畝之宫亦何遽有鞠爲園蔬之嘆乎吾于是乎有感

竹林禪院記

竹林寺在永寧之白馬原其初爲佛屋居人以修香火之供既廢矣鄉豪麻昌及其族弟𤰞稍完葺之以龍門僧廣居焉廣解梁人自言白雲杲之徒居而安之即以興造自任興定中請于縣官得今名乃爲殿爲堂爲門爲齋厨爲庫廐凡三年而寺事備南原當大川之陰壤地衍沃分流交貫嘉木高蔭良穀美稷號稱河南𡶶社而寺居其上游東望女几地位尊大居然有岳鎮之舊偎麗㘞立莫可梯接仙人諸峯顔行而前如進而侍如

退而聽如敬而慕如畏而服重岡復嶺脈絡下屬至白馬則千仞突起朗出天外儼然一敵國之不可犯金門烏啄奔走來會小山纍纍如祖龍之石隨鞭而東雲烟杳靄濃淡覆露朝窻夕扉萬景岔入廣一攬而洛西之勝盡蓋嘗嘆焉佛法之入中國至梁而后大至唐而后固寺無定區僧無限員四方萬里根結盤互地窮天下之選寺當民居之半而其傳特未空也予行天下多矣自承平時通都大州若民居若官寺初未有閎麗偉絶

之觀至于公宫侯第世俗所謂動心而駭目者校之傳記所傳曾不能前世十分之一南渡以來尤以營建爲重百司之治或僑寓於編户細民之間佛之徒則不然以爲佛功德海大矣非盡大地爲塔廟則不足以報稱故誕幻之所駭堅苦之所動冥報之所讋後福之所徼意有所嚮羣起而赴之富者以貲工者以巧壯者以力咄嗟顧盻化草萊爲金碧撞鐘擊鼓列坐而食見于百家之聚者乃如此其說曰以力言者佛爲大國次之吁

可諒哉正大庚辰予閒居空空廣因進士康國仲寧以記請仲寧為予言廣業而專心通且喜從吾屬游其進也有足與之者因為記其事并著予之所以感四月望日前内鄉縣令元某記

少林藥局記

少林英禪師為余言昔青州辯公初開堂仰山自山下十五里負米以給大衆其後得知醫者新公度為僧俾主藥局仍不許出子錢致贏餘恐以利心而妨道業新

歿繼以其子能二十年間齋厨仰給而病者亦安之故
百年以來諸禪剎之有藥局自青州始興定末東林隆
住少林檀施有以白金爲百年齋者自冦彦温而下百
家圖爲悠久計乃復用青州故事取世所必用療疾之
功博者百餘方以爲藥使病者自擇焉僧德僧浹請深
而周密又廉于財衆請主之故少林之有藥局自東林
隆始局事之備迨于三年矣子幸以文記之予以爲醫
難事也自岐黄盧扁之書而下其說累數十萬言皆典

雅淵奥本于大道之說究乎死生之際儒者不暇讀庸人不解讀世之學者非不藝專而業恒至終其身有不免為粗工者其可為難矣佛之徒方以禪定為習于世間法皆以為害道而不敢為間有言醫者特儒者之談禪爾有能了知味因斷除病本如子之書所為大醫王者乎謂之專則不可也勞則辭久則厭不合則離逐然而來悠然而往其視粥魚齋果如傳舍中物而不留顧其肯老歲月于參术間乎謂之恒則亦不可也不恒不

專取未必甚解而付之司命之事病者何頼焉故康者取之付一而有餘治藥不得不良十愈一人千愈百人蓋猶有所望也貪者爲之乾沒而不定治藥不必皆良蛇床而當蘼蕪薺苨而亂人參昌陽而進豨苓飛廉而用馬薊佐使之畀用畏惡之相攻其禍可勝言哉古語有之良醫之不能以無藥愈疾猶良將之不能以無兵而制敵也兵有形有形則易見善用之者能以殺人者生人藥之性難窮難窮則不善用之者反以生人者殺

人可不懼哉今子則不然若德若洨之實與廉皆選之十百輩有不可得者子固得所任矣時節州土無不適其當炮炙生熟無不極其性德與洨固亦盡其伎矣雖然吾恐他日有不善其後者出人將曰藥局之壞自某人始未必不以予為知言也故備述之使來者監觀焉

壽聖禪寺功德記

萬壽長老僧洪倪暨予皆河東人今年夏予來燕城知師主壽聖也將往過之師遣侍者致參承云三四年以

來常欲走書幣太原有請于吾子幸今至矣稅駕于我可乎予欣然從之他日問所求師曰無他惟丐文以記寺事耳請具道所以然葢此寺即崇孝道場之佛位崇孝在大定明昌間堂宇百楹食指以千記義學諸師迭主講席神州天府非無聞刹擬量人境或自視缺然自遭離兵變城邑廢毀僊佛所廬僅有存者崇孝佛位掃地而盡獨曹王所建舍利塔巋然而已荆棘瓦礫虵虺來舍如是十數年無留盻者有大檀越劉師彰之夫人

鄭氏篤于奉佛憫福地之久廢也願為興起之且其伯男子有慶狭幼喪明誓徒佛陀以為歸宿乃捐奩中物直百千金者今報心寺提點僧潤共為營度潤資性堅忍有立事之望初起大殿築室其旁以為釋子棲息之地此寺之初基也歲丙午禪律諸人猥以第一代見請倪不敏洒掃于此者十寒暑矣今廊廡齋厨下逮庫庾粗有處所而其大較出於鄭之喜捨潤之力贊者為多初慶事寥休大士聰聰為授記有根塵有礙僧寶可依

挽廻佛日暗室生輝之語以倪觀之豈寥休以鄭哀其子之廢不暇他及願力雖堅法施未溥故就其聲聞狹劣而言之耶所以者何我以大堅固力起妙莊嚴聚化朽壞而金碧奮蟄户而騫飛煥若神明頓還舊觀于我法中塔廟所在即為有佛望之而塵勞破即之而智慧生耳目見聞方有是理夫刧濁諸生積為黑暗叢林之所障蔽如今以百千日熾盛光而照臨之顧豈以一室生白而為究竟哉況乎天雲借潤展庭三請昔而崇孝

今別為壽聖美鳳諾錫之美稱龍光廓其徧照上資神壇之護中寓華封之祝金輪四照與天無極豈惟佛子之所贊嘆乃至齋鼓粥魚亦皆以一音演說固可以著金石垂永久時節因緣緊吾子是待幸有以贊就之予捧手曰有是哉興建本末當如師所請若佛法則師當為予說而予不當為師說異時有大居士文章翰墨如竹谿党公者出必能以華嚴倡重宣此義云師道行清實臨事詳雅初受具王山參枝足清和尚聞萬松道價

裹糧千里以巾侍自誓松一見即以座元處之承事十五年備極勞苦他人無與比者出世住嵩壽荒廢以久無幾何爲之一新之戒大會雖出于國力所以成勝緣者師有力焉年月日元某記

興福禪院功德記

興福禪院在登封醴泉鄉之西保其初檀越郜智進買地于蔣整家築佛屋其上請少室清凉僧淨文居之正大中以恩例得今名自是土木有加焉予居嵩前往來

清涼如吾家别業自第一代琇公而下若草堂德山主通西溪相與相之徒顯靖雋諸人皆有道行可紀故嘗稱述之予赴召京師通與顯偕智進來謁文以記此寺經度之始予諾之然以趣裝未暇也是後得官東南迨開興之兵不三四年諸師皆已下世至于興福之事則未嘗不往來于心也丁酉之秋見淨文于山陽盩白河南歷大名東平訪予而及之謂予言喪亂後兩寺幸存千里之來尚欲成諸師之志以無忘郜氏耳予欣焉為

記之且告之曰清凉在兩山間初無所知名將以名德所在故齋鼓粥魚之聲殷然山谷間至今爲嵩前名刹境用人勝真不虛語今興福與子俱脫兵刼予文雖不足傳乃得之十五年之後而二千里之遠以予之書言之似不偶然者子勉之又安知他日子之所成就不及向上諸人而興福之壯且麗不爲清凉之殷然乎子勉之九月晦日河東元某記

龍門川大清安禪寺碑

皇帝新即大位大行臺龍門公首膺分陝之命思所以
侈光寵賡睿澤以祈天永命者乃詣闕拜章請以鄉郡
武川之清安寺為僧衆祝嚴之所事聞制書賜可且命
蠲復以優之先是公之娣壻宣差提領郭侯秀從軍而
南得釋氏繪像二十餘幅於宛丘相好備具有顧陸之
妙郭侯晨夕香火奉於家庭公亦嘗瞻禮焉顧謂郭言
國恩天大物無以稱惟有歸命佛乘仰求慈蔭异時當
特建精舍承事此像以致臣子區區之情亦以伸昊天

罔極之報歳丙申秋偕大覺長老僧志奥歴武川之安都郭侯時在行中中理前說安都實公别墅旁近二三里所有寺曰正覺頽獘已久無從補葺且岡阜散走將非安集之地西北數百舉武三松在焉陽崦回合面勢平遠泉流交貫林本蔽映層巒複嶺奔走來赴萬象森然與意匠俱會一顧盻之頃而天趣頓新公欣然樂之營建之意遂定以郭侯之發其端也就命董其役基構所擬畦步之地率從後直得之中命漆水公具疏請大覺住持共為經度

乃以丁酉秋庀徒蒇事土木皆作公首捐萬金以供凡
百之費起佛祖大殿即松為寺庭法堂丈室丹碧相望
乃至安禪有寮會食有筵齋廚庫廐以次而具蓋規撫
仰山而差減殺焉溙水公墓說勝緣復以為題牓龍跳
虎卧雲烟動色後五年大覺退席復以禪師德善繼之
提點相秀曰有什一之助鄉縣借力竭蹷從事故衆務
益辦道場峻潔四衆安穩粥魚齋鼓殷殷然川谷閒清
安遂為燕北名刹恩綸襃異實權輿于此竊唯達人大

觀通天地人為一體人於天地間又同之同者也元首股肱古有成說若民吾同胞則至道學家乃發之是故君有輔相裁成之道臣有幹蠱用譽之責而民亦有職焉特張頤待哺而求飽爾古之任天下之重者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内之溝中譬之羣飲一人向隅而泣滿堂為之不樂此特為名教言至於瞿曇氏之說又有甚焉者一人之身以三世之身為身一心所念以萬生所念為念至於沙河法界雖仇敵怨惡

品彙殊絶悉以大悲智而饒益之道量宏闊願力堅固力雖不足而心則百之有爲煩惱賊所娆者我願爲法城塹有爲險惡道所梗者我願爲究竟伴有爲長夜暗而闇者我願爲光明炬有爲生死海所溺者我願爲大法船若大導師大醫王微利可施無念不在在世諦中容有同異其惻隱之實亦不可誣也惟公歴事三朝再秉鈞軸本諸仁以内養發於誠而外見吾儒之兼善内教之利宅皆得之性分自然廓而充之有不期合而合

者叅事業之既效極材量之所至必有深畧遠圖尊主庇民躋之仁壽之域又何直莊嚴佛土一端而已哉行臺叅佐諸公以寺記見屬故樂為之書若夫有開必先千載而一臣能歸美而報其上君能下下以成其志炳燿乎典册揄揚乎雅頌當有鴻儒碩生秉筆以竢豈草茅賤士所得而議之故今所述直以謹歲月云耳

忻州天慶觀重建功德記

吾州跨西岡而城而岡占城之半是為九龍之原檀弓

志晉大夫之葬直謂之九原水經説滹沱經九原城北
流此其地也岡勢突起下瞰井邑民居官府率無以稱
故作州者以廟學道院佛寺鎮之道院舊傳爲唐七聖
觀葢天寶八年玄宗親謁大清宮上聖祖玄元皇帝尊
號爲聖祖大道玄元皇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
帝皆加大聖皇帝之號州郡立紫微宫畫玄元像事之
五帝則列侍左右杜工部冬日洛城北謁玄元廟詩有
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五聖聯龍衮千官列鴈行之

句爲可考也七聖云者必增入玄宗肅宗父子乃得爲七是則此觀其起于代宗朝乎玄元大殿規制宏敞而古意猶在知其爲數百年物至以會靈光比之玄元像則摶土刻木所成巍然尊大極天人之相耆舊謂出于神人之手宜不妄也按玄宗起紫微宫天下所同而此州不得獨有七聖觀果嘗以七聖爲額是斥名矣是以七聖爲斷矣有國者率用萬世自期尚肯以七爲斷乎意其本名紫微流俗以七聖尊像所在輒改名之耳舊

門題曰紫微為可見矣其後觀有白鶴之異復改白鶴
觀圖經無所見惟石晉天福二年木土摹容增葺之書于
版記者如此大中祥符二年詔郡國立天慶觀故白鶴
又改爲天水氏以軒轅爲祖起祠殿于玄元之左撤太
倉而立之號曰明慶堂宇亭榭齋廚廊廡過唐舊之半
見于都官員外郎知州事冉宗閔明慶殿記及著作郎
知平遥縣事權通判杜岐公衍列仙亭題詠者如此宣
和末金兵入郡境並東城而南觀以不廢承平之久道

化大行土木之役歳月不絶迨貞祐之亂遂掃地矣宣
撫使劉公易起殿于明慶之故基而州將樊侯天勝力
復玄元之舊此興復之大凡也歳庚戌春二月予還自
鎮州管内道士王守冲謂予言兵荒之後吾所居無尺
木寸甓之餘先師撥土立之計所成不能前世百分之
一而吾師弟子之心力盡矣先師留語以觀記屬吾子
幸吾子不讓予私竊慨嘆予年運而往矣其所經見亦
已多矣曩予嬰年先大夫挈之四方十八乃一歸始聞鄉

里談天慶異事每歲二月望道家以為真元節云是玄元誕彌之日及其期有鶴降此殿多至十數少不下三二州人習以為常皆先期延望刺史約先見者有朋樽之賜鶴既至翔舞階庭了不驚異黄冠千里來會者項背相望如是三日乃罷從是予兩見之特亂後鶴乃不至耳此觀既經累朝崇飾他道院莫與為比位置爽塏曠若人表高齋坐嘯可以盡山川之勝古木蔽映窻戶幽邃屏障几席翦焉無埃塵岐公白子西之詩髙司戶

子丈之筆札孫内翰國鎮之文往往在人口傳知雄水壁極風濤起伏之變有蜀兩孫之風張永淳天蓬四聖毛髮生動威重可怖號爲河東名筆皆游人過客之願見者食指既衆以高業見稱者行輩相及而王姓爲多宋中葉有王尊師洞謙王道判洞真百年以來老師王治淳度王大用大用度王志常志常度守冲老師年八十衣冠狀貌無蔬食誦經山林枯悴之態每杖屨出游路人爲之斂容加敬大用器量不凡所與游皆州里名

勝志常出農家十六七許時牧牛田間遇異人挈之而行一日至天壇之陽臺宫後八年來歸父母驚喜疑其死而復活遂度為道士氣質渾厚真受道之器年近九十以去冬留頌而逝皆予所接見者也因為守冲言子之居人境俱勝異事又多垂示永久宜無不可今紫微劉君歷六百甲子道行淳篤神觀開朗子方質以所聞誤新興方志子之師不以屬筆且當志之況于平生之言乃為記其事且為長謡以招鶴命篇使并刻之以

爲眞元故事其辭曰

胎仙之來兮馭者誰金枝翠蕤光陸離來幾時兮倐上馳渺翩翩兮烟景微藐姑射兮玉雪肌物不疵癘兮年不饑幡然棄我兮我疇依去家千年兮丁令威去何速兮來何遲予鄉里兮今是非玄元之祠兮松十圍嵩蓬金碧兮更換移南枝越鳥兮安故棲子獨無情兮憺忘歸趣雲裝兮莫予違明年眞元兮與子期

太古觀記

全真師郝君初自寧海來趙州坐州南石梁下六年如
堵郭長倩為真定少尹過州問知師處率家人致謁師
瞑目不為荅長倩夫婦流涕而去州人始知敬之請師
住真定之太古觀不之許及長倩赴召乃往居之師燕
坐既久心光内映大易之學恍惚有神受之其教督嚴
揮斥公人以為玄門之臨濟間一二言休咎如期而驗
道價重聞達京師衛紹王崇慶初賜號廣寧全道太古
真人自是四方皆以郝太古目之師東歸不五六年而

觀廢于貞祐之兵歲丁酉師之高弟范鍊師自東原來
裴回遺址有復修之意而未暇也幕府叅佐趙侯國寶
之夫人冀氏出奩中物直百金起中殿堂廡齋廚下及
用器無所不備堂衆歲費亦時給之癸夘冬予自燕都
南歸鍊師館予于慶源道院為予言冀今殁矣致力於
吾門者宜不可忘子幸以文記之往予小功凡寂然亦
為全真道予嘗問予之道奈何寂然舉女几野人辛愿
敬之之言曰全真家其謙遜似儒其堅苦似墨其修習

似禪其塊然無營又似夫為渾沌氏之術者予北渡後從鍊師游既久益以敬之之言為然是家自皇統以來起予丘劉譚馬諸師而郝君于諸師為方外眷屬今太古集所載言詞往往深入理窟其以古道自任有不可誣者世人知君之道蓋寡龔特女士乃能知之至捐所甚愛為起庭宇治場圃若營其居室然者豈以名取之乎冀氏龍山大族女士京甫之伯姨鍊師訖其誠實知義理中歲授道書即有所得其尊師重道蓋有所本云

紫微觀記

東平左副元帥趙侯之太夫人既老矣即稟家為全真師師鄆人普惠大師張志剛居冠氏之洞清庵庵之制初亦甚陋乞名于丘尊師改號紫微觀趙侯為之起殿閣立堂宇至于齋厨庫厩所以奉其親于家者無不備歲乙巳九月落成請予記其事予為之說云古之隱君子學道之士為多居山林木食澗飲槁項黄馘自放于方之外若湣翁河上丈人之流後世或附之黄老家數

以爲列仙陶隱居冠謙之以來此風故在也杜光庭在蜀以周靈王太子晉爲王建鼻祖乃踵開元故事追崇玉晨君以配混元上德之號置階品立範儀號稱神仙官府虛荒誕幻莫可致詰二三百年之間至宣政之季而其敝極黃冠之流官給命書以散郎與大夫之目循歷資級無別省寺凡冥報之所警後福之所開則視桑門所前有者而例舉之始欲爲高而終爲高所畀始欲爲怪而卒爲怪所溺其徒有高舉遠引者亦厭而去之

故自放于方之外者猶一二見焉貞元正隆以來又有全真家之教咸陽人王中孚倡之譚馬丘劉諸人和之本于淵静之說而無黄冠禳襘之妄參以禪定之習而無頭陀縛律之苦畊田鑿井從身以自養推有餘以及之人視世間擾擾者差若省便然故墮窳之人翕然從之南際淮北至朔漠西向秦東向海山林城市廬舍相望什百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上之人亦嘗懼其有張角斗米之變著令以止絶之當時將相大臣有為主

張者故已絶而復存稍微而更熾五七十年以來益不可復動矣貞祐喪亂之後蕩然無紀綱文章蚩蚩之民靡所趣向為之教者獨是家而已今河朔之人什二為所誑没無淵静之習無禪定之業所謂舉桑門以自例者則兼有之望宣政之季猒而去之之事且不可見況附于黄老家數以為列僊者其可得乎嗚呼先哲王之道中邦之正掃地之日久矣是家何為者乃人敬而家事之殆攻刼爭奪之際天以神道設教以弭勇鬬嗜殺

者之心耶抑三綱五常將遂湮滅顛倒錯亂人與物胥而爲一也不然則盛衰消長有數存焉于其間亦難于爲言也已侯名天錫字受之崇儒重道出于天性雖在軍旅而文史未嘗去手常與奉天楊煥然讀徂徠石君唐鑑至論釋老家慨然以爲知言決非漫爲風俗所移者是觀之作特以養志云年月日河東人元某記

朝元觀記

歲丁未春二月洯鍊師辨疑過新興踵門爲予言初國

兵以庚辰冬攻破絳陽及解梁屬邑思問僑寓雲朔間當是時崞山軍節度閻侯德剛經畫恪定境内休息頗與方外士周旋所居衛郜里白水出焉侯愛其景氣古澹有終焉之志因以清溪自號幅巾便服香火晨夕有薦思問于侯者謂有所取焉者侯即走書幣撰以賓禮見招握手而驩如平生為之闢旁近西園規作廬舍以為談經講道之所顧謂所親云他日道院成與吾松檟相直遠不能一里所沒而有知得神游於此足致樂也

然未幾侯下世纔畢垣墉而已今師歸自朔庭悼先志未究而尚冥福之可徼也庀徒蕆事土木皆作蓋經始于庚寅之七月而斷手于明年之六月像設有殿禳禬有壇講授有堂賓御有次下迨門廡庫廐截然一新又參佐部曲諸人請為侯立祠以致甘棠之思衆議思問先任安邑之朝元乃以此觀仍朝元之舊文石既具幸吾子以先友溪南辛敬之劉鄧州光甫之故而為之記予諾之曰侯之事固樂為道之矣予聞黄老家黜聰明

去健羨之說前賢以為大槩與易道何思何慮者合自年少氣鋭者觀之往往以墮窳不振為嫌及其更事既多閱得喪休戚者益熟乃稍以淡泊之言為有味迴視世好若芻豢之悦其口者或厭而唾之矣況乎執兵凶器行戰危道奮迅于風塵之隙而角逐于功名之會伏尸流血僅乃得之大方之家方以拱璧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彼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且不能淵渠一笑其下者當置之何地哉故雖文成君之豪傑一旦自

視鈌然頽棄人間事絶粒輕舉以從赤松子游非自苦也惟侯知物之不可太盛知名之不可久處知權之不可不畏而退之不可不勇故慨然自拔于流俗思欲高舉遠引也如此其所之者呼吸煉化俛仰詘信以適神而養壽耳雖然上方飛舄之梟舃坡杖杖之龍世徒以神僊爲疑而物化亦自有不可窮者矣異時羽衣翩躚過朝元之上俯華表而語留望五雲而翺翔者汝庸安知其不爲清溪翁耶令師名鎮字國安始以父任作州

既而領兵千人隸征西幕府累以戰多為大將軍所知凡萬夫長出師則命留攝軍務于太原禹都孫仲陽道風孤峻時人有玄門臨濟之目與吾辛劉交甚款辨疑其高弟云望日遺山真隱元某記

清真觀記

修武清真觀在縣北馬坊全真諸人為丘尊師之所建者太定初丘自東萊西入關隱于磻溪十數年不出天下以為有道者興陵名赴闕取道山陽愛其風土之美

裴回久之且謂其徒言在所道院武官爲之冠濵都次之聖水又次之若輩得居于此則與濵都聖水相甲乙矣諸人乃乞地于鄉豪馬子安家而得之積以歲月廬舍乃具舍旁近出大泉溉千畝稻塍蓮蕩東與蘇門接茂林修竹往往而在太行諸峯壁立千仞雲烟朝暮使人顧揖不暇考之地志蓋魏晉諸賢之所樂而忘返處也大安初以恩例賜今名貞祐丙子丘命劉志敏來居劉縣人丘高弟也故聚徒至百人興定庚辰之兵觀廢

正大辛卯志敏之徒泠德明者復葺居之今所食又千指矣歲甲午予自大梁羈管聊城德明之法兄弟房志起自覃懷來介于幕府諸君請予為記房外朴而內敏質直而尚義有似夫墨名而儒實者因為次第之并著予所感焉嗚呼自神州陸沈之禍之後生聚已久而未復其半蚩蚩之與居泯泯之與徒為之教者獨全真道而已嘗試言之聖人之憂天下後世深矣百姓不可以逸居而無教故為之立四民建三綱五常士農工賈各有

業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君臣嚴夫婦順各有守九官而有司徒仁義禮智典章法度與爲士者共守之天下之人耕而食蠶而衣養生送死而無憾槩然而有文騅然而有恩于聖人之教也若飢者之必食寒者之必衣由身而家由家而達之天下四方由不可斯須離至百世千世萬世而不可變其是之謂教而道存焉于其間傳有之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道之行與否皆歸之天今師徒之官與士之業廢者將三十年寒者不必衣而

飢者不必食蓋理有不可曉者豈非天耶如經世書所言皇極之數王伯而降至於爲兵火爲血肉陽九百六適當斯時苻堅石勒大業廣明五季之亂不如是之極也人情甚不美重爲風俗所移幸亂樂禍勇鬬嗜殺其勢不自相魚肉舉六合而墟之不止也丘往赴龍庭之召億兆之命懸于好生惡死之一言誠有之則雖馮瀛王之對遼主不是過從是而後黃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聲焰隆盛鼓動海岳雖兇暴鷙悍甚愚無聞知之徒

皆與之俱化衔鋒茹毒遲迴顧盼若有物掣之而不得逞父不能召其子兄不能克其弟禮義無以制其本刑罰無以懲其末所謂全真家者乃能救之蕩然大壞不收之後殺心熾然如大火聚力為撲滅之嗚呼豈非天耶六月十六日前進士河東元某記

通仙觀記

直王屋縣治之北八里所其地名八仙岡丘阜連屬於華葢峯為近而紫谿之水所從出仙人燕君舊井在焉

開元中敕置陽臺宫以居司馬鍊師近世乃于宫之左
别爲通仙觀通仙觀者初爲泰和道院郝志朴實居之
崇慶癸酉以恩例得今名始大爲崇建堂宇廊廡齋厨
庫廐以次而具歷兵亂得不廢今其徒袁守素主之郝
平陽人淳素有守披荆棘拾瓦礫不階一簣之助積數
十寒暑而後有所就承平時朝上方者率取道於此賓
客之所食息幾與陽臺等皆驩喜承事無虚過者而
未嘗丐貸于富人之門人用是重之郝之後有李存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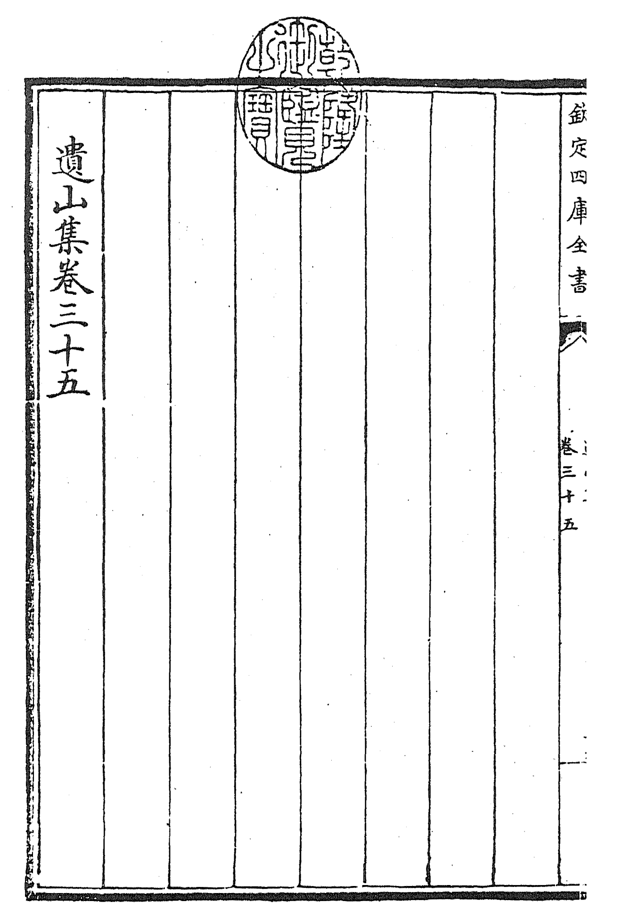
羲之羲之曲沃人童幼入道通莊周列禦寇之學五經諸子亦所涉獵妙於琴事以自娛而已或謂其於異書有所得而不以傳也戊戌之秋予客濟上守素為予言通仙之所度勤亦至矣不有以記之則他日莫知所從來吾二師者亦將湮滅而無聞敢再拜以請袁往年從予小功兄寂然授老子章句且以吾宗奉仙老師明道為介故為記之予嘗究於神仙之說蓋人稟天地之氣氣之清者為賢至於仙則又人之賢而清者也黄老莊

列而上不必置論如抱朴子陶貞白司馬鍊師之屬其事可考其人故在其人可想而見不謂之踔宇宙而遺俗㴬翩翩而獨征者其可乎使仙果不可成彼稱材智絕出事物變故皆了然于胸中寧若世之昧者敝於一曲之論徼倖萬一徒以耗壯心而老歲月乎壬辰之變人有得鍊師所藏丹訣於此山石穴中者曰真元君周覽八極天老相風后侍方明力牧常界先昌宇從六宮宮主悉以天衆會於天壇雲臺論三洞秘文普明法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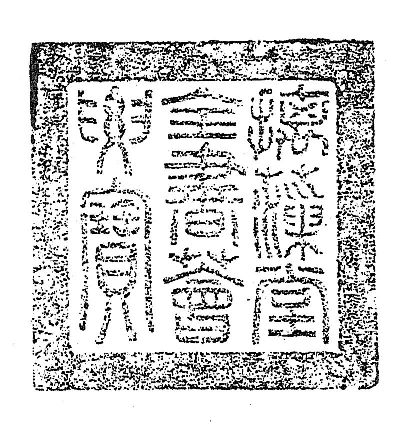
問答巳竟太一現深明輪閭雲軒羽蓋淵空界山川雲
日黯無晶光元真拜跪于齋壇之上晻曖之際太一與
無央仙悠隱於玄中其始末大畧如此其後記云余留
於王屋清虛洞側獲真篆仙經二品一曰元精二曰丹
華玩其真跡味其經旨乃知龍章鳳篆與世筆殊絶聖
法仙經曁凡丈異軫徒懷悵望深恨不覩其人然精習
彌久探賾淵微希髣髴而巳又睹真皇寶籙及知上古
帝王丹寶並傳莫不遐年逮及夏禹以丹寶授益事禹

日淺民不歸益而歸啟自是帝王丹道遂止劉君而下又亡繼之者可勝悼痛維玉匱秘文流運道氣而有昇沈之期故遭遇之者誠萬世之一耳余今不敢泄漫天寶復藏之名山以俟其人此記以歲月考之知其往中巖時所藏也夫玄學之廢久矣惟玄學廢故人以學仙為疑今夫居山林棄妻子而以黄冠自名者宜若可望也然叩其中則世間事人所共知者且不能知況出世間乎伥伥之與游愦愦之為曹未嘗學而曰絶學不知

所以言而曰忘言囚首喪面敗絮自裹而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前所謂以俟其人者果何所俟耶抑有之而予不之見耶嗚呼靈都真境自昔閎衍博大真人之所往來乃今求自拔於流俗者而不可得於此可以觀世變矣因併及之以爲素隱行怪欺世盜名者之勸十二月初吉太原人元某記



遺山集卷三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朱懷玉